



LAN YAN XUE YAO

蓝眼雪妖

鲁 奇等 著

少年文艺丛书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蓝眼雪妖

鲁 奇等 著



NLIC2970330346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蓝眼雪妖/鲁奇等著.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08.1
(少年文艺丛书.第2辑)

ISBN 978-7-5324-7511-7

I.蓝... II.鲁... III.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
中国—当代 IV.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79834号



蓝眼雪妖

鲁 奇 等著

李 波 装帧

责任编辑 周国愉 美术编辑 肖 冬

责任校对 陶立新 责任监印 王竹清

出版发行: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: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邮编:200052

易文网:www.ewen.cc 少儿网: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: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:上海市印刷四厂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7.375 字数:145千字

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7511-7/I·2717

定价:13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

目录

魔鬼理发师	鲁 奇	1
黑白茶楼	鲁 奇	14
杀猫的女人	[英]艾勒里·奎恩	31
城里的月光	杨小彤	41
逃走的木乃伊	谢少萍	54
窄门	李建珍	61
幽灵剧院	周 末	75
蓝眼雪妖	鲁 奇	86
实验室的秘密	杨小彤	102
爷爷上了锁的衣橱里有.....		
.....	[美]保罗·杰宁斯	118
少年人质多川	张国龙	129





毒虫	吴 天	142
雨夜魅影	沈石溪	154
熊猫玩具迷案	[日]户坂康二	171
月亮湖畔	[加]厄斯金	186
侦探在黎明前告别	黄 芹	199
千万别开玩笑	E.T.雁童	212





魔鬼理发师

鲁 奇

不翼而飞的头发

一缕阳光直射到床头,我忽然想起来今天是周末,要去补习班、要去看女友曼妮等等一大堆事。我赶紧起床漱洗,窗外又飘来学校保安加德的歌声:“太阳最红,毛主席最亲……”太阳确实红,心情也好,更好的是每天早晨从寝室醒来可以听到加德的歌声,他总是那么可爱,虽然傻傻的。

洗完脸后,我看到走廊尽头的那个门开着,那里是阳台。我想肯定是昨天哪对情侣在那里聊天才忘记关上门的。我径直走向阳台,敞开门,空气无比清新,伸个懒腰,学校里静静的,院子里基本上没有什么人走动。我站了一会儿,忽然觉得脚底凉凉的,就在我低头看拖鞋的一瞬间,忽然发现脚下的水泥板竟然是血红一片!中间的一块很大,其余的是很小的几滴,我蹲下用手轻轻摸着那红色的地方,心想那可能是油漆。

我用手指抚过那红色的表面,指尖竟然被染得红红的,而且带着腥味,这不是血吗?这里怎么会有血呢?天空中一群鸽子飞过去了,我感到手有点僵硬,这血会不会是从上面滴下来的呢?如果是滴下来的,那上面会有什么呢?





我傻不拉叽地将头慢慢抬了起来，仰头往上看——我看到了一个光光的头搭在阳台上面的楼顶上，分不清男女，因为脸是朝上的，肩膀有一个细长的口子，地上的血就是从那里滴下来的，这个人死了吗？

一股温热的东两直往上涌，我感到恶心至极，差点吐出来。我疯了似的往走廊里跑，没跑几步就摔倒了，我叫喊着：“死人了！死人了！！”

我被吓得腿都软了，脑袋里布满了杂音，整个学校都被这件事震惊了，寝室楼被学生们围得像铁桶一般。我从七楼往下望去，只能看到楼下一堆堆攒动的人头。

躺在楼顶上的是一个女孩，她并没有死，她被老师同学们救下来时，依然是清醒的。可是她喊不出来，因为手脚被人结结实实地绑着，嘴也被人堵住了。最令人不解的是，她竟然被人剃成了秃子，很光，像尼姑一样。除了肩上的那条细长的伤口外，她的身体并没有其他的损伤，衣服和裤子也完好无损。

被剃了光头的 girl 是女生寝室 605 室的女生，叫洛宜，读外语系大三，她平时不怎么喜欢到天台上去。据洛宜后来说，她那天上网回来，心情十分不好，因为男友在上个星期已经毕业去南方了。她一个人很孤独就来到了楼顶，希望能看到流星。

洛宜也不知道是在什么时候，感到身后好像有脚步声，正在她转身时，脖颈处被人重重一击，她被打昏了。之后，她感到有人将她的手脚都绑上了，还用手巾堵住了她的嘴，接着那个人开始给她剃头。洛宜奋力挣扎，可是无济于事，她只记得那个人的剃头手艺很专业，而且手势飞快。





洛宜边说边哭,最后什么也说不出来了,她无法接受自己变成光头的事实。我瞪着躺在床上的洛宜,两个警察坐在我的对面,我感到浑身发冷,女友曼妮坐在旁边,握着我的手。

我的女友曼妮是长发,我真的担心她哪一天也会成为秃子躺在某一个楼顶。警察走后,曼妮说要和我一起去买东西,穿过校园时,我看到一些学生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,议论着洛宜被剃成秃子的事。以前一些口口声声说自己没有男友的女生身边都多了一个男生,像开舞会时男女生自动派对一样。

学校里人心惶惶,还成立了联防队在校园里巡逻,一夜无事,我躺在床上还是想不通到底洛宜的头发到哪里去了。

第二天,我那一直想不通的头发问题,竟然有了答案,头发不是被找到的,而是被夹在信里寄来的。

听外语系的卡维说,光头洛宜的班主任收到了一封陌生来信,信上清晰地写着那个女老师的名字,无写信人的地址,邮戳是学校对面的那个邮局的。信是由班里仅有的三名男生中的一名撕开的,信里夹着一绺带有血污的黑发,信的内容如下:“黑发均在我处,暂寄部分,以慰思念,余下待寄,敬上。”

这封信和黑发交给了公安局,经鉴定,正是洛宜的头发。洛宜精神崩溃了,她疯了,不久便被送进了市郊的一家精神病院。

两个秃头女孩

此后的一段时间,每个星期都有信寄给洛宜的班主任,头发上的血块一次比一次多。后来鉴定有的竟然是鸡血冒充的,





那个班主任因不堪心理重负，调离了外语系。

这期间我比那老师还难过，晚上失眠，上网直到深夜，与曼妮和其他的一些人聊天。做梦，梦到的全是光光的女孩头，还有成堆成堆的头发，我被卷在其间，卷进了头发的漩涡之中。

这天下午没课，我就去看曼妮她们为参加艺术节而准备的舞蹈，其中还有一些男生，腰上缚着绸子，傻瓜一样围着几个女生跑。除了看曼妮，我就只有看这几个男生了，他们都认识我，看到我的时候会笑，而且很甜。

这天，我依然立在墙角看他们跳，当时有点风，吹得那几个男生腰上的绸子飘起来，更觉滑稽。我正看着，忽然觉得有什么东西随着风落到了我的头发上，很轻，就像丝一样。我试着用手把那东西抓下来，可抓下来后，我惊呆了，竟然是头发，带有血腥味的头发！我往前走了几步，站定，往上看。

天哪！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头发在天上飞，落在了我的身上，落在了曼妮她们的身上。曼妮吓得使劲用手摘那些头发，我竟然止不住吐了一地，令人无法忍受的恶心令我喘不过气来……

后来，还是上次案发时留在学校里的那两个警察帮了大忙，查出那些头发竟然是从主楼楼顶飘下来的，看样子好像是从理发店里拿出来的。难道那个剃头的魔鬼、写信的恶魔会是一个理发师？我想起了学校旁边那至少十家理发店，其中理发师又大多数是男人，也许罪犯就在他们当中。警察也对此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，结果一无所获，但其中的几个三十岁左右的男理发师特别令人怀疑。

我和那两个警察一起回到学校时，路过加德的值班室，加





德拦住了我们，他有话要说。我知道他不会真有什么好消息，他最喜欢下棋，一碰到谁就要拉着人家下棋，而且必须是他赢，如果是他输了，他就要和你玩到底。果然如此，他拉着我们下棋，下棋过程中，他却告诉了我们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情况——

出事那天晚上，他在值班室里看电视，出来上厕所时看到东面的楼上有一个黑影，正顺着大楼的落水管往上爬。因为是夜里看不清，他当时又太困，所以没有留意，当时想那可能是猫，但后来想，那非常有可能是一个人。我们又去了加德所说的那座楼，看到落水管的最下方，果然有一个地方弯曲，证明加德的话是真实的。

晚上我睡不着，上网时在 OICQ 里碰到了一个老同学，他也知道了这件事。知道我是第一个目击者，问我害怕不，我说当时差点尿了裤子，他发来的信息里没有字，只是一连串的：)。

上网回来时心情不错，月亮很好，我很想曼妮，就打电话给她，她果然没有睡。我说：“我们出来看月亮吧！”她说：“不行，万一被老师抓到了。”我想也是，就就算了！我走出寝室，来到与教学楼相通的大走廊上，走廊里的灯亮亮的。我慢慢地往前走，到教学楼上时灯灭了。我真奇怪我的胆为什么会这么大，我来到这里到底干什么呢？光为了看月亮，说出去不被人笑死才怪。

正想着，我听到楼梯上有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从楼梯的黑暗处尖叫着跑出一个女孩，双手抱着头，大叫着：“不！不！”径直向我跑来。她在穿过被月光照亮的那段走廊时，我看清楚那个女孩竟然是个光头，头上好像还有血流出来，我试着拦住她，但没有拦住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





我看着那个女孩径直朝走廊尽头跑,突然觉得事情有些不妙。噢!对了,走廊的尽头是一个阳台,有可能她忘了出了那扇门就是阳台,我大喊一声:“快停下!快停下!”

她好像丝毫没有听到我的话,就在我喊的那一瞬间,她推开了那扇门,接着听到那个女孩“啊”地大叫一声,随后几秒钟里,我听到了一种物体落地的沉闷声。

阳台的护栏很矮,加上阳台的地面很滑,女孩由于奔跑的冲力,到阳台上又没能站稳,由于惯性就跌落到了楼下。

就在我亲眼目睹这个女孩跌下楼的同时,在这个楼梯的尽头还躺着另一个光头女孩。这是后来别人发现的,女孩除了光头外,身上毫无损伤。如今,也只有她才能告诉我们一点宝贵的线索了!

雨夜的魂灵

跌下楼去的女孩腿骨折了,神志不清,胡言乱语,住进了医院。这样,警察只有向另一个女孩 A 了解情况了,光头女孩 A 说当时她和那个跌落楼下的女孩 B 上网回来,已是很晚,因为回寝室楼怕被老师骂,就磨蹭着先回教室取点东西。她们两个一前一后, A 走得慢,因为上网时间长了腰很痛,刚走上五楼后脖颈被人猛击了一下,就昏了过去。后来模糊地感到是靠在一个人的身上,这人脸上戴着面具,好像很瘦,手不停在剃着她头发,手很大,而且粗糙。她不敢吭声,怕这个人会杀了她。没一会儿,又听那个人追过去给 B 剃头,被击昏的 B 好像醒过来了,和





那个人打了起来,并以极快的速度逃了出去。这个时候,A听到了走廊的另一边有脚步声,是我发出的。那人听到后就跑了,A说给她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人把什么东西放到了上衣的衣袋里面,像是铁的东西,猜不出是什么。

余下的几天又发生了当初洛宜被剃光头后的情况,A和B的头发被装进了信封里,出现在老师的办公桌上、学生科科长的信箱,直至放到了校长的案头。

整个校园被这个魔鬼一样的人搞得乱七八糟,所有的人整日神经兮兮的。大批的警察出动,结果一无所获。只要没有课,我就和曼妮呆在一起,我要保护她,保护我爱的这个女孩。

我也加入了联防队,加德对学校情况比较熟悉,所以大多数的时候由他带领我们,其实有时在巡逻,有时我们就在一起下象棋。还有我最喜欢的数学老师雷兹、体育老师多基,雷兹是一个凡事都要认真负责做下去的人,他总是认为同学们的安全最重要,玩象棋不太好。但如果真的在玩的时候,他还总是喜欢看、喜欢插嘴,不是这儿不行,就是那儿不好的。

多基平易近人一点,输赢都可以,就是爱唱歌,还喜欢和我一起唱,我说我们一起唱《男人哭吧不是罪》吧!他就唱,我们一起唱,唱着唱着多基竟掉下了眼泪,我还是第一次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人掉眼泪。他说洛宜是他的学生,这孩子长跑最好,人还很漂亮,一夜间竟被人剃成了光头、疯了。其他人的心情也都沉重了起来,我们下决心要把那个魔鬼找出来,他实在是太可恨了,千刀万剐也不解恨。

加德说那天如果在他看到那个魔鬼的背影的时候冲出去





就好了,也许会给那个魔鬼一点教训。他说话口吃,傻傻的,可
爱极了。他是值班室的保安,但我一直当他是老师。

我以前对老师都有偏见,现在才发现他们其实很可爱呀!

下午,天下起了小雨,有点风,但不大。后来,渐渐变成倾盆
大雨,谁也阻止不了,就像一个人的命运一样。

雨下了整整一个下午,天黑时也没有停,结束值班的我和
曼妮站在走廊靠窗的地方,我在想 A 所说的那个人身上硬硬的
东西,是挂在脖子上的饰物吗?如果是我作案的话,我会戴一个
饰物放在身上吗,一旦被人抓去会出现什么情况?

窗外到处都是雨声,我和曼妮在走廊里静静地听。忽然,我
好像听到了一种声音,断断续续的是一种剁东西的声音,结结
实实的,像是在拼命地把什么东西剁断。

我循着声音往前,声音戛然而止。到了这层楼的楼梯口,我
们慢慢地往下走——就在一楼的楼梯上竟然放着一只毛被拔
得干干净净的鸡,鸡头没有了,血溅得满楼道都是。看样子这是
一只活鸡,是被人先抓来,又拔了毛,活生生剁死的,想必魂灵
早就飞走了吧?曼妮吓得用手死死地抓住了我的胳膊,我顺着
楼梯往下看,从下面往上数的第一个台阶上,有一个东西——
鸡头,鸡嘴被胶带牢牢地封上了,看了令人作呕。

我惊喜地发现,那只鸡的血迹在楼梯的扶手上还有,这血
迹非常有可能是那个魔鬼在杀完鸡后下楼梯时,手扶着楼梯的
扶手,而且手上还有血迹。如果真的是这样,那扶手上一定有指
纹了,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惊喜的发现呀!





梦 魇

警察按我的意思去取了指纹,但是毫无收获。那个楼梯的扶手一天中被人摸过的次数数不胜数,指纹也是乱七八糟,谁的都有,难道有谁的指纹,就说明谁是那个魔鬼吗?再则,很有可能魔鬼当时是戴了手套的。

不到一天,我们就知道了那只鸡的来历,是学校食堂的,昨天晚上有人把鸡偷走了,这只鸡平时一叫就没完没了。

我有种预感,这个魔鬼就在学校里,似乎就在我的身边,差一点就可找到答案了,可我怎么就想不出来呢?我想了半天毫无收获,曼妮说她要来,可是没有来。午睡的时候,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,梦中,曼妮被一个大汉掐着脖子,大汉的手里还拿着一把刀子,洛宜、A、B 还有那只冤死的鸡站成一排,她们中没有人有头发,鸡也没有毛。洛宜冲我笑,然后抱起地上的那只鸡,A 和 B 拿着刀子冲我走来,曼妮在那个大汉的臂弯里还冲我笑,她的头发被那个大汉一拔,就全都没有了。

我忽然发现有人抓住了我的头发,是 A,她一拔我的头发,我的头发也全没有了,我们都变成了秃子。我看到了那个大汉的胸口,也看到了那个 A 所说的硬硬的东西,在他的衣袋里,形状很长。哦,我终于想通了,那很可能是一把钥匙,对,是钥匙!

就在我得出这个答案的同时,B 抱着那只鸡冲我走了过来,鸡张开了大嘴,那嘴越来越大,里面布满了血丝,那大嘴就快要把我给吞噬了……我从梦中醒来,忽然预感曼妮会有危





险,我飞奔出去,刚出门就碰到了曼妮,她看见我时很吃惊:“怎么了?脸上全都是汗!”看到她没事我就放心了。曼妮说:“看!头发都这么长了,我带你去剪吧!”

我们一起准备走出学校,但那个后门已被锁上了,加德和多基正在玩棋。我敲了一下窗子,加德出来了,掏出钥匙为我开门,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,我说:“你昨天没有睡好吗?”

“是没有睡好,和多基玩棋了,我总输,越输我就越玩。”

来到一家美发厅,理发师开始给我剪发,我看着自己的头发一绺绺地落下,心情平和了许多。忽然,我想到一个问题,忙问理发师:“这些剪剩下的头发都怎么处理?”

他说:“这东西还用处理吗,倒进垃圾桶里便是。”

我问他一般是哪个垃圾桶,他告诉了我。我到那个垃圾桶一看,发现离我们学校的后门很近。我有一个设想,那个魔鬼会不会把理发厅的剩头发捡回来,再弄到学校主楼上,然后才造成了漫天飞舞的头发呢?

理过发后回学校,路过一栋楼,我突然想起加德曾经说起的在洛宜被剃光头的那天晚上,他看到了一个背影从落水管往上爬。我找到了那个落水管,可是我发现,当时从加德的位置,根本无法看到那个落水管,因为在值班室和那栋楼之间有一栋足以挡住一个人视线的楼,那加德又是怎么看到的呢?

哦!还有,在刚才我和曼妮走出校门时,加德为我们开门,他的大铁门钥匙是放在什么地方呢?……他穿的是一件衬衫,那把钥匙是从……从……衬衫的衣袋里掏出来的! A 说她当时感觉那个人胸前的硬东西,还有我的那个梦,加德不是一直喜欢





将钥匙放在上衣的衣袋里吗？

阳台上魔鬼的微笑

我必须接受一个事实，无论愿不愿意。在学校里最熟悉每位老师的人就是他，最熟悉每个学生的人也是他。他有许多门钥匙，可随便出入各个楼层。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做的吗？

虽然不敢肯定，但我已有一大半的把握，肯定加德就是那个魔鬼。事情再也不能拖延，我马上把推测告诉了留守学校的警察，后来又来了很多警察，包围了学校的那个值班室，可值班室里只有多基一个人。于是，大家又赶往加德的家，他家位于一个旧式的小区，楼体很破，警察迅速冲上楼去，砸开了加德家的房门，他的屋子令所有的人都惊呆了！

屋子里有红色的沙发、白色的窗帘，墙壁两边共挂着四面大镜子，上面还写有红字：加德、xx共建革命家庭，加德、xx婚姻美满……其他的墙上还贴有工人农民的图画，还有老式的收音机，窗台上还有加德一身绿军装拿枪的照片……整个屋子让人感觉回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。屋子中间的桌子上竟然放着一大绺的头发，很长，中间有一个碗，里面放着的也是头发，上面落满了苍蝇。桌子上还有一面小镜子，镜子旁边还是一堆头发，头发上还有一把十分锋利的刀子。这时，有人报告说，加德现在正在楼顶，警察们迅速冲了上去，我和多基老师也上去了。

八楼楼顶，加德一身绿军装站在楼顶边缘，军帽、军装、军靴穿得整整齐齐，他左手拿着一把剃头用的刀子，右手攥着一





绉粗粗的头发正狂笑着。突然，他摘下帽子一扔，大笑道：“看哪！我也是光头了，你们不就是想把我弄成光头吗？我不是牛马，我是人，我爷爷是国民党、反革命，我不是，我是好人！”他大哭着，眼泪夺眶而出，他转身要跳楼，被警察一枪打在了腿上……

从他的住处查出了一本记载他过去和如今罪行的日记，退休多年的老校长站了出来，为我们讲明加德的过去。

加德的爷爷是国民党军官，解放前逃到了台湾，加德长大后参了军，成了一名好战士，退伍后成了一名理发师。“文化大革命”前，他的爷爷竟给他写来了一封信，由于这封信，他遭到了非人的待遇，那些人折磨他，当他猪狗不如，还把他剃成了秃子，整日用绳子牵着走。因此，在他的心里布下了阴影，一直少言寡语。因为老校长和加德的母亲是同学，很同情加德的遭遇，就让他到学校来工作。

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，他一直生活在过去的阴影中，觉得这世界上没有人能瞧得起他，他写道，他要把所有的人都变成秃头。更令他接受不了的是长发的妻子在前不久断然决定与他离婚，他无法再承受心理和精神上的创伤，于是决定报复。他先是在阳台上将洛宜变成秃子，又把洛宜的头发用信封邮到了洛宜的班级，使整个学校都陷入了恐惧。接着又把从理发店弄来的头发，在前一天无风的晚上放到大楼的顶部。第二天白天刮风，就有了漫天飞舞头发的奇观。后来，A、B都又成了他的牺牲品。最终，他的变态心理达到了极致，竟将一只鸡活活剁死在了楼梯上。他的日记中写道：你们成了秃子就不会笑话我了！！

后来，他对所做的事十分地后悔，这种近乎于变态的心理

